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 南北朝历史演义

(六)

[ 民国 ] 蔡东藩撰

## 目摇摇录

第八十四回	设行省遣子督师 避敌兵携妃投井	员
第八十五回	据湘州陈宗殉国 抚岭表冼氏平蛮	圆
第八十六回	反罪为功筑宫邀赏 寓剿于抚徙虏实边	圆
第八十七回	恨妒后御驾入山乡 谋夺嫡计臣赂朝贵	猿
第八十八回	太子勇遭谗被废 庶人秀幽锢蒙冤	源
第八十九回	侍病父密谋行逆 蒸庶母强结同心	缘
第九十回	攻并州分遣兵戎 幸洛阳大兴土木	远
第九十一回	促蛾眉宣华归地府 驾龙舟炀帝赴江都	苑
第九十二回	巡塞北厚抚启民汗 幸河西穷讨吐谷浑	愿
第九十三回	端门街陈戏示番夷 观澜亭献诗逢鬼魅	怨
第九十四回	征高丽劳兵动众 溃萨水折将丧师	员

第九十五回	杨玄感兵败死穷途 斛斯政拘回遭惨戮	.....	员
第九十六回	犯乘舆围攻紫寨 造迷楼望断红颜	.....	员
第九十七回	御苑赏花巧演古剧 隋堤种柳快意南游	.....	员
第九十八回	麻叔谋罪发受金刀 李玄邃谋成建帅府	.....	员
第九十九回	迫起兵李氏入关中 嘱献书矮奴死阙下	.....	员
第一百回	弑昏君隋家数尽 鸩少主杨氏凶终	.....	员

## 第八十四回 摇摇设行省遣子督师 避敌兵携妃投井

摇摇却说隋主坚既平西北，便思规画东南，可巧后梁启衅，召动隋师，于是后梁被灭，陈亦随亡。后梁主岿，孝慈俭约，颇得民心，尉迟迥发难，岿用柳庄言，不与联络，及闻迥等败殁，召庄入语道：“我若不从卿言，社稷已不守了。”嗣是贺隋登极，岁时致贡。隋主坚亦恩礼相加，屡给厚赐，寻且纳岿女为晋王广妃。岿在位二十三年，至开皇五年五月病终，后梁谥为孝明帝，庙号世宗，子琮嗣位，年号广运，时人已谓运字从军从走，目为不祥。琮在位后，遣大将军戚昕，率舟师袭陈境，不克乃还。未几有将军许世武，潜谋通陈，谋泄被诛。越年，隋主坚征琮入朝，江陵父老，送琮下舟，相率陨涕道：“我君恐不复返了。”隋廷因琮离江陵，特遣武乡公崔弘度引兵代守，行次都州，琮叔父岩及弟窋等，恐弘度掩袭，遽向陈荆州刺史陈慧纪处，通使乞降。慧纪引兵至江陵，岩等遂驱文武官民一万余口，东奔陈国。隋主闻报，忙令高颀率兵往援，陈军乃退。颀留兵驻守，返报隋主。隋主不使琮南返，竟将江陵夷为郡县，派官治民，于是后梁灭亡。后梁自萧警称帝，共历三世，合计得三十三年。琮留寓长安，受封莒国公，后幸得善终，不消细述。

先是隋主坚有意图陈，尝向高颀问计，颀答道：“江北地寒，收成较晚，江南水田早熟，若乘彼收获，稍征士马，扬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旷废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如此数次，彼必谓我虚声恫吓，不足为虑，我乃济师渡江，直指建康，彼怠我奋，定可取胜。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

地窖,当密遣人因风纵火,毁彼粮储,彼兵备既弛,粮食又罄,尚能不为我灭么?”隋主一再称善,如法困陈。陈人果困,至陈纳萧岩等降人,隋主益愤,顾语高颀道:“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往拯救么?”颀因请指日伐陈。隋主命大造战船,为出兵计,群臣请秘密从事,隋主道:“我将显行天诛,何必守密呢?”并使投楫江中,任他东下,且颁谕道:“若彼知惧改过,我复何求?”那陈主叔宝,却深居高阁,整日里花天酒地,不闻外事。中书舍人傅縡直谏被杀,江总、孔范专务贡谏,反得加官进禄。至德五年元旦,有人报称甘露降,灵芝生,叔宝大喜,改年应瑞,就称是年为祯明元年。诏敕方贫颀,即闻地震,媚臣谐子,且随口捏造,称为阳气振动,万汇昭苏的吉兆。及萧岩、萧夔渡江请降,陈廷又是一番庆贺,颁诏大赦,立授岩为平东将军,领东扬州刺史,夔为安东将军,领吴州刺史,还道是布德行惠,近悦远来。太子胤未闻失德,尝在太学讲诵《孝经》,志在身体力行,尝使人入省母后,问安视暖。母后沈氏,免不得遣令左右,谕慰东宫。张贵妃宠冠后庭,密谋夺嫡,竟与孔贵嫔串同一气,逸构皇后太子,但说他往来秘密,恐有异图。孔范等又入为证人,更兼沈皇后素来无宠,遂致有道储君,无辜被废,降为吴兴王。张贵妃所生子深,竟得立为太子。已而妖异迭出,雨暘不时,郢州水黑,淮渚暴溢,有群鼠渡淮入江,无数漂没。东冶铸铁,空中忽堕下一物,隆隆如雷形,色甚赤,铁汁致飞出墙外,毁及民居,还有蔓草久塞的临平湖,无故自辟,草死波流,朝野诧为奇事,哗传一时。叔宝才有所闻,心中亦未免惊异,因卖身佛寺,自愿为奴,作为厌胜。张贵妃本来佞佛,往往托词神鬼,蛊惑叔宝,至此在宫中竟设淫祀,召集妖巫,祈福禳灾。叔宝又敕建大皇寺,内造七级浮图,

工尚未竣 ,为火所焚。那祭天告庙的礼仪 ,反多阙略 ,好几年不见驾临。大市令章华 ,博学能文 ,因为朝臣所抑 ,尝郁郁不得志 ,至是独上书极谏 ,略云 :

昔高祖南平百越 ,北诛逆虜 ,世祖东定吴会 ,西破王琳 ,高宗克复淮南 ,辟地千里 ,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 ,于今五年 ,不思先帝之艰难 ,不知天命之可畏 ,溺于嬖宠 ,惑于酒色 ,祠七庙而不出 ,拜三妃而临轩 ,老臣宿将 ,弃之草莽 ,谄谀谗邪 ,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 ,隋军压境 ,陛下犹不改弦更张 ,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

这书呈入 ,顿时大触主怒 ,即令斩首 ,且益逞荒淫。一年容易 ,又是春来 ,叔宝遣散骑常侍袁雅等聘隋 ,又令散骑常侍周罗焯 ,出屯峡口 ,侵隋峡州。隋主正令散骑常侍程尚贤等报聘 ,忽闻峡州被侵消息 ,乃决计伐陈 ,传敕中外 ,敕文有云 :

昔有苗不宾 ,唐尧薄伐 ,孙皓僭虐 ,晋武行诛。有陈窃据江表 ,逆天暴物 ,朕初受命 ,陈项尚存 ,厚纳叛亡 ,侵犯城戍。勾吴闽越 ,肆厥残忍 ,于时王师大举 ,将一车书。陈项返地收兵 ,深怀震惧 ,责躬请约 ,俄而致殒。朕矜其丧祸 ,特诏班师。叔宝承风 ,因求继好 ,载伫克念 ,共敦行李。每见珪璋入朝 ,輶轩出使 ,何尝不殷勤晓谕 ,戒以维新 ? 而狼子之心 ,出而弥野 ,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 ,诛翦骨肉 ,夷灭才良 ,据手掌之地 ,恣溪壑之险 ,劫夺闾阎 ,资产俱竭 ,驱蹙内

外,劳役弗已,微责女子,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几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蹕,自古昏乱,罕或可比。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筋髓罄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倾心翘足,誓告于我。日月以冀,父奏相寻。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巴峡之下,海澨以西,江北江南,为鬼为域,死垄穷发掘之酷,生屈极攘夺之苦。抄掠人畜,断绝樵苏,市井不立,农事废寝。历阳、广陵,窥觎相继,或谋图城邑,或劫剥吏人,昼伏夜游,鼠窜狗盗。彼则羸兵敝卒,来必就擒,此则重门设险,有劳藩捍。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有梁之国,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潜相招诱,不顾朕恩。士女深迫胁之悲,城府致空虚之叹,非直朕居人上,怀此不忘,且百辟屡以为言,兆庶不堪其请,岂容对而不诛,忍而不救。近方秋始,谋欲吊民,益部楼船,尽令东鹜,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三日之内,三军皆睹,岂非苍昊爱人,幽明展事,除神先路,协赞军威?以上天之灵,助戡定之力,便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举也,永清吴越。其将士粮仗水陆资,须期会进止,一准别敕。特此颁告天下,使众周知!

敕书既发,又令钞录三十万纸,传示江南。陈廷闻隋将大

举，再遣散骑常侍许善心，诣隋修和。隋主留置客馆，不复遣归，一面贻送玺书，数陈主二十过恶，并命就寿春设淮南行省，即用晋王广为行省尚书令，告诸太庙，授钺南征。再令秦王俊及清河公杨素，俱为行军元帅，使广出六合，俊出襄阳，素出永安，并饬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寿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州，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凡总管九十人，兵五十一万八千人，统受晋王广节度，旌旗舟楫，横亘数十里。授左仆射高颍为晋王元帅府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军事皆由二人参决，相机进行。

隋主相率临江，高颍问郎中薛道衡道：“江东可攻取否？”道衡道：“此去定可成功。尝闻晋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统合，今此数将周，是一可取；主上恭俭勤劳，叔宝荒淫骄侈，是二可取；国家安危，寄诸将相，彼用江总为相，唯事诗酒，萧摩诃、任蛮奴为大将，不过匹夫小勇，怎能当我大敌？是三可取；我有道，国势复大，彼无德，国势又小，彼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戍即势悬力弱，合屯又守此失彼，是四可取。有此四机，席卷江东不难了，何必多疑。”颍欣然道：“得君数言，成败已可预定，素知君才，今益令人信服了。”遂驱军前进。

陈命散骑常侍周罗<sup>焯</sup>，都督巴峡沿江诸军，堵御隋师。隋秦王俊屯兵汉口，节制上流。杨素率舟师下三峡，径至流头滩。与狼尾滩相近。狼尾滩地形险峭，却有陈将戚昕，带着战舰扼守。素待至夜间，亲督黄龙舟数千艘，衔枚疾进，冲击陈舰。昕仓猝遇敌，与战失利，弃滩东走。素俘得陈人，悉数纵还，秋毫无犯，遂驱水军东下，舳舻蔽江，旌旗耀日。素容貌壮伟，坐大船中，好似金甲神一般，陈人惊为江神，沿途溃散。江

滨诸戍 相继告警。施文庆、沈客卿反匿不上闻。陈江中无一战船 上流戍兵 又皆为杨素军所阻 不得入援 眼见是长江天堑 为敌所逾。陈护军将军樊毅 闻隋军逼近 忙进白仆射袁宪道：“京口、采石 俱系要地 须各出锐兵五千 分载金翅舟二百艘 沿江守御 借备不虞。”宪亦以为然 乃与文武群臣共议 请如毅策。独施文庆、沈客卿以为多事 仍然迁延。宪又邀同萧摩诃 再三奏请 叔宝亦欲依议 偏文庆、客卿共启叔宝道：“寇敌入境 已成常事 边城将帅 尽足堵御 何必多出兵船 自致惊扰。”叔宝再召江总熟商 总亦依违两可 未能决定。孔范独大言道：“长江天堑 限制南北 今日虏军 岂能飞渡么？”叔宝遂耽乐如常 奏乐侑酒 赋诗不辍 且从容语侍臣道：“金陵素鍾王气 齐兵三来 周师再至 无不摧败。隋军亦何能为呢？”嗣是警报频来 悉置不问。

祯明三年正月朔 陈主叔宝朝会群臣 大雾四塞 殿中皆黑 叔宝不以为奇。退朝以后 张贵妃以下俱来庆贺 当下开筵欢饮 灌得烂醉如泥 入寝鼾睡 直至昏黄 方才醒觉。越日 由采石镇驰到急报 乃是隋将贺若弼 自广陵引兵渡江 韩擒虎亦自横江夜渡采石 沿江一带 多已失守了。文庆等也不便抑置 只好奏闻叔宝。叔宝才觉惊忙 召公卿入议军情 内外戒严。命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 中领军鲁广达 并为都督 司空司马消难及新除湘州刺史施文庆 并为太监军 南豫州刺史樊猛 率舟师出白下 散骑常侍皋文奏 率兵镇南豫州 重立赏格 招募兵士 僧尼道士 尽令执役。这边方调将遣兵 陆续出发 那边已乘风破浪 踊跃前来。贺若弼攻拔京口 擒住南徐州刺史黄恪 恪部下六千人 也尽作俘囚。弼给粮慰道 各付敕书 嘱他分道宣谕 于是所至风靡。韩擒虎

先下采石，继陷姑熟，入南豫州城。皋文奏弃城东奔，所有樊猛妻子，悉被虏去。猛方与左卫将军蒋元逊，游弋白下，突闻妻子被虏，当然心惊。叔宝还防他有异志，欲遣镇东大将军任忠代猛，先令萧摩诃谕意。看官！试想这樊猛，愿意不愿意呢？摩诃因猛不愿意，启闻叔宝，叔宝又不便改调，仍令猛照旧办事。

鲁广达子世真留屯新蔡，与弟世雄同降隋军，且为隋招降广达。广达将书呈奏，并自劾待罪。叔宝传敕抚慰，仍使督军如故。怎奈隋军所向无前，贺若弼从南道进兵，韩擒虎从北道进兵，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叔宝连接警耗，亟使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萧摩诃屯乐游苑，樊毅屯耆阇寺，鲁广达屯白土冈，孔范屯宝田寺。适任忠自吴兴入援，令屯朱雀门。偏贺若弼进据锺山，韩擒虎进踞新林，隋元帅晋王广，又遣总管杜彦助新林军。陈将纪瑱，驻守蕲口，复被隋蕲州总管王世积击走，陈人大骇，相率降隋。

叔宝素来淫佚，不达军事，至此已成眉急，才觉易喜为忧，昼夜啼泣，台中处分，尽任施文庆。文庆忌诸将有功，每遇将帅启请，皆搁置不行。萧摩诃屡请出战，并不见从。既而奉命入议。摩诃尚欲袭击锺山，任忠时亦在侧，独出言谏阻道：“兵法有言：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食足兵，还应固守台城，沿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战，但分兵阻截江路，又给臣精兵一万，金翅舟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且扬言欲往徐州，断彼归途，彼军前不得进，后不得归，必致惊乱，不战自走。待春水既涨上江，周罗燾等得顺流来援，表里夹攻，必可破敌，这岂非是良策吗？”叔宝终未能决，踌躇了一昼夜，忽跃然出殿道：“兵久相持，未分胜负，朕已厌烦得很，可呼萧郎出战。”

摩诃承宣趋入。叔宝忙说道：“公可为我决一胜负。”叔宝大喜道：“公能为我却敌，愿与公家共同休戚。”摩诃拜谢而退。任忠叩首力谏，坚请勿战。叔宝不答，但宣摩诃妻子入宫，先加封号，一面颁发金帛，犒军充赏。

摩诃部署军伍，严装戎行，令妻子入宫候命，自出都门御敌。摩诃前妻已歿，娶得一个继室，却是妙年丽色，貌可倾城，当下艳妆入宫，拜谒叔宝。叔宝见色动心，乃不料摩诃有此艳妻，一经见面，又把那国家大事，置诸度外，便令设宴相待，留住宫中。摩诃子引见后，囑令出宫候封，自与摩诃妻调情纵乐，作长夜欢。妇人多半势利，况摩诃老迈，未及叔宝风流，一时情志昏迷，竟被叔宝引入龙床，勉承雨露。摩诃哪里知晓，出与诸军组织阵势，自南至北，从白土冈起头，最南属鲁广达，次为任忠，又次为樊毅、孔范，摩诃最北，好似一字长蛇阵，但断断续续，延袤达二十里，首尾进退，不得相闻。隋将贺若弼轻骑登山，望见陈军形势，已知大略，即驰下山麓，勒阵以待。鲁广达出军与战，势颇锐悍，隋军三战三却，约死二百余人。弼令军士纵火放烟，眯住敌目，方得再整阵脚，排齐队伍，暂守勿动。

萧摩诃闻南军交战，正拟发兵夹攻，忽有家报传到，妻室被宫中留住，已有数日，料知情事不佳，暗地里骂了几声昏君，不愿尽力，遂致观望不前。鲁广达部下初战得胜，枭得隋军首级，即纷纷还都求赏。贺若弼见陈军不整，复驱军再进，自率精兵攻孔范。范素未经战，蓦与若弼相值，不禁气馁。兵士方才交锋，他已拨马返走。主帅一奔，全军皆溃，就是鲁广达、樊毅两军，也被牵动，一并哗散。任忠本不欲战，自然退去。萧摩诃心灰意懒，也拟奔回。哪知隋军四面杀到，害得孤掌难

鸣,且自己年力又衰,比不得少年猛健,一时冲突不出,竟被隋将员明擒去,送至贺若弼前。若弼命推出斩首,摩诃面不改色,反令若弼称奇,乃释缚不杀,留居营中。

任忠驰回都阙,报称败状,并向叔宝道:“官家好住,臣无所用力了。”叔宝着急,尚给金两滕,使募人出战。忠徐徐道:“陛下但当备具舟楫,往就上流诸军,臣愿效死奉卫。”叔宝应诺,命忠出集舟师,自嘱宫人装束以待。哪知忠已变意,潜赴石子冈,往迎韩擒虎军,直入朱雀门。守军欲战,忠摇手示意道:“老夫尚降,诸军何事?”大众听了,便即散走。台城内风声骤紧,文武百官,一概遁去。惟尚书仆射袁宪在殿中,尚书令江总在省中,叔宝见殿中无人,只留一宪,不禁泣语道:“我向来待卿,未及他人,今日惟卿尚留,不胜追愧,朕原不德,也是江东气数,已经垂尽了。”说着,匆遽入内,意欲避匿。宪正色道:“北兵入都,料不相犯,事已至此,陛下去将何往?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见侯景故事。”叔宝不待说完,便摇首道:“兵锋怎好轻试?我自有计。”言已趋入,急引张贵妃、孔贵嫔两人,至景阳殿后,三人并作一束,同投井中。

台城已无守吏,一任隋军驰入。韩擒虎既至殿中,令部众搜寻叔宝,四觅无着,及见景阳井上,有绳系着,趋近探视,见下面有人悬住,连呼不应,乃拾石投入,才闻有号痛声。原来井中水浅,不致溺毙,隋军引绳而上,势若甚重,经数人提起,始见有一男二女,男子便是阵叔宝,当然大喜,即牵送至韩擒虎处,听候发落。豫章王叔英已经出降,沈皇后居处如常,太子深年方十五,开阁静坐,至隋军排闥进去,深从容与语道:“戎旅在涂,得勿劳苦么?”隋军见他颜色自若,却向他致敬,不敢相侵。鲁广达退守乐游苑,未肯降敌,贺若弼乘胜与争,

广达苦斗不息,战至日暮,手下将尽,始解甲面台,再拜恸哭道:“我身不能救国,负罪实深了。”乃出降隋军。

若弼闻韩擒虎已得叔宝,呼令相见。叔宝惶惧异常,向弼再拜。弼与语道:“小国君主,只当大国上卿,拜亦常礼,入朝不失作归命侯,何必多惧呢?”乃使叔宝居德教殿,用兵监守,自恨功落人后,与韩擒虎齟齬,且欲令叔宝作降笈,归己报闻。事尚未行,晋王广已使高颍入建康,料理善后事宜。颍子德弘,随后踵至,传述广命,使留张丽华。颍勃然道:“昔太公灭纣,尝蒙面斩妲己,此等妖妃,岂可留得?”说着,便令兵士取入张贵妃,斩首以徇。小子有诗叹道:

国既亡时身亦亡,临刑反为美人伤;  
蛾眉螭首成虚影,地下可曾悔惹殃?

晋王广既遣德弘传命,复启节东下,来视张丽华,途次闻丽华已死,禁不住愤闷起来。欲知后事,且阅下回。

叔宝之恶,不如子业、宝卷之甚。子业屠灭宗族,宝卷渎乱天伦,而叔宝无是也。但宠艳妃,嬖狎客,杀谏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并三者而具备耶。隋军大举,鼓楫渡江。沿江各戍,望风奔溃,叔宝尚委政宵小,恣情声色,可战不战,不可战而战,甚至敌临城下,犹奸通萧摩诃妻,如此淫肆,欲不亡得乎?景阳殿后,挈妃入井,向使毕命井中,即未足与殉社稷者比,而井底鸳鸯,冢成连理,未始非江东佳话。为叔宝计,其亦差足自慰欤?然天不从愿,出井

见敌 ,再拜隋将 ,徒自貽羞 ,而张贵妃且难免刀头之  
阨 ,红颜白骨 ,作孽难逃 ,观于此而世之为妃妾者 ,可  
以返矣 ;世之为人主者 ,亦可以戒矣。

## 第八十五回 摇据湘州陈宗殉国 抚岭表冼氏平蛮

摇摇却说晋王广系念张丽华，驰诣建康，途中闻高颍违命。竟把丽华杀死，不由的惊愤道：“古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言下犹恨恨不已。及既入建康，高颍等上前迎接，广虽心恨高颍，面上却不露声色，仍然照常相见，随即慰劳三军，安抚百姓，一面拿住施文庆、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慧景五人，责他蔽主害民，一并斩首，即令高颍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所有金帛珍玩，广皆不取。当时军民人等，统说晋王贤德，哪知他是沽名钓誉，笼络人心呢。

贺若弼先期决战。违背军令，广收付属吏，并遣使驰驿奏闻。隋主闻江南已平，很是欣慰，且传诏示广，谓：“平定江表，功出韩、贺二人，不应吹求微疵，可将功抵罪，各赐帛万匹。”又别诏褒美韩、贺，并及前敌各将士。陈使许善心，尚留隋客馆中，隋主坚遣人相告，谓陈已灭亡，可归诚我朝。善心不禁大恸，改著缙服，就西阶下席草危坐，东向涕泣，三日不移。隋主复颁敕慰唁，越日又有诏至馆，命为通直散骑常待，赐衣一袭。善心号哭尽哀，乃入房改服，出就北面，垂泪再拜，受隋敕书。翌晨，诣阙谢敕，伏泣殿下，悲不能兴。隋主顾左右道：“我平陈国，只幸得此人，彼能怀念旧君，他日即我朝纯臣呢。”遂谕令平身，入直门下省，善心泣拜而退。从此遂低首下心，长作隋朝臣仆了。

陆水军都督周罗燧，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尚守江夏。隋秦王俊督三十六总管，及水陆十余万众，屯驻汉口，不得前进。陈荆州刺史陈慧纪，又遣内史吕忠肃进据巫峡，凿岩系链，锁

住上流 ,堵遏隋师 ,且自出私财 ,充作军用。隋清河公杨素 ,麾兵奋击 ,与忠肃大小四十余战 ,忠肃踞险力争 ,杀死隋兵五千余人。嗣闻建康被困 ,士无斗志 ,杨素乘间猛攻 ,忠肃不能固守 ,弃栅南奔 ,退据荆门境内的延洲 ,素驶舟追击 ,大破忠肃 ,俘得甲士三千余人 ,忠肃子身遁去。于是陈慧纪亦自知难守 ,毁去储蓄 ,引兵东下。巴陵以东 ,尽为隋有。陈晋王叔文方卸任湘州 ,还至巴县 ,慧纪欲推为盟主 ,号召沿江各军 ,入援建康 ,偏被隋秦王俊军阻住。叔文又率巴州刺史毕宝等 ,向俊请降。慧纪徒望东慨叹 ,无计可施。

会建康已平 ,晋王广命陈叔宝作书 ,招谕上江诸将 ,诸城闻风解甲。周罗燾与诸将大哭三日 ,放兵散马 ,乞降俊军。陈慧纪势孤力蹙 ,也只好出降 ,上江皆平。隋将王世积在蕲口 ,移书告谕江南诸郡 ,江州、豫章 ,依次降隋 ,隋遂撤去淮南行省 ,但命诸将分途略定。陈吴州刺史萧窋 ,自梁投陈 ,料知隋不相容 ,独募兵抗隋。隋大将军宇文述等 ,引兵进击 ,窋连战皆败 ,竟为所擒。东扬州刺史萧岩 ,以会稽降 ,述将他弟兄并入囚车 ,押解长安。隋主坚责他负国忘恩 ,立命处斩。

独湘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 ,系高宗项第十六子 ,年甫十八 ,方才莅任 ,城中将士 ,闻隋军已据荆门 ,相距不远 ,相率谋降。叔慎设宴厅中 ,召集文武僚吏 ,举酒相属道 :“君臣大义 ,就此扫地么 ?”长史谢基 ,投袂起座 ,伏地呜咽 ,助防遂兴侯陈正理 ,亦慨然起语道 :“主辱臣死 ,诸君独非陈臣么 ?今天下有难 ,正当见危授命 ,就使无成 ,尚见臣节 ,今日不宜再误 ,宜力图恢复 ,后应者斩 !”众闻此言 ,乃齐声许诺 ,自是刑牲结盟 ,誓同生死。适隋将庞晖 ,奉杨素命 ,招抚湘州 ,正理与叔慎商定商计 ,遣人赍诈降书 ,往迎庞晖。晖贸然驰至 ,叔慎伏甲

待着，一俟晖入城门，发伏执晖，斩首徇众。晖手下有数十人，也同时拘住，杀得一个不留。叔慎亲至射堂，募集兵士，数日间得五千人。衡阳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邬居业，皆举兵入助。隋正命薛胄为湘州刺史，道过荆州，得见杨素，已知湘州拒命，便与素部下行军总管刘仁恩，会师进攻。行至湘州城下，陈正理、樊通督兵迎战，两下相交，隋军比守军加倍，且都是惯战健卒，哪里是陈、樊二人所能抵挡？战不多时，守兵四溃，陈、樊逃回城中，门未及阖，薛胄已加鞭追入，顺手一槊，击毙樊通。隋军一拥而上，突进城中，先擒正理，次擒叔慎。刘仁恩不欲收兵，即往击横桥。横桥为邬居业屯守地，当下拒战失利，也为所擒。三人俱被解至当口，秦王俊诘问数语，叔慎词色不挠，即为所害。正理、居业相继受刑。

湘州已下，进略岭南，高凉郡太夫人冼氏，威爱素孚，望重岭外。子石龙太守冯仆，壮年不禄，竟尔去世。仆长子魂，尚在少年，赖冼太夫人主持郡事，所有岭南数郡，畏服如初。及陈为隋灭，岭南未有所属，便奉冼太夫人为主，称为圣母，保境安民。陈豫章太守徐璿，自豫章奔据南康，意欲联结岭南，独霸一方。隋命柱国韦洸等持节安抚，为璿所拒，洸等不得进，晋王广因岭南未平，复令叔宝作书，往贻冼太夫人，谕以陈亡，使她归隋。冼太夫人，乃召集首领会议，相对恸哭，结果是慎重民命，决迎隋使，乃遣冯魂率众迎洸。洸已调动军士，击杀徐璿，凑巧冯魂来迎，遂驰至广州，慰谕诸郡，略定岭南。表冯魂为仪同三司，册封冼太夫人为宋康郡夫人。衡州司马任贇，劝都督王勇据岭南，求陈氏子孙，立以为帝。勇不能用，率部众降隋。贇弃官自去，于是陈地悉入隋朝，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陈亡。总计陈自武帝篡梁，至叔宝止，共历五主，凡三